

# 殯儀與死亡文化

丘建峰

## 引言

人異於禽獸，其中一個關鍵，即在於人能預知自己的死亡。這個預知，並不是指預知其確實的日期時間地點，而是我們神智開明後，自然會知道，自己終有一天，會到達死亡。由於有此預知，必然會產生疑問與恐懼：死後往哪裡去呢？死亡是否就是一切的結束呢？死後的世界與生者的世界有何關係呢？凡是種種，引發人對於生命的反省，而反省不同，就形成了不同的死亡文化。

這裡先說明一點：死亡文化一詞有廣狹兩義，為天主教徒而言，狹義是指一種認同死亡的文化，即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《生命的福音》中經常責斥的死亡文化，指今天的世代，往往把死亡視為解決問題的方法，如安樂死、墮胎等，結果形成人對死亡的贊賞與認同，間接否定了生命的真正意義。<sup>1</sup>

至於廣義的死亡文化，是指文化當中關於死亡的反思，從而形成的思想模式與禮儀。本文主要討論的是後者，但是在文章的最後部份，也會稍涉當代特殊的死亡文化。

---

1 可參考慕容理著 徐珊珊譯「生命與死亡的文化」，《神思》(29期 1996/5)，75-82頁。

談到殯儀，可以說是代表不同文化對死亡反省後的具體表現。由於對死亡有太多不可解釋的疑問，人類只能透過某些儀式，把這些疑問背後的憂慮與恐懼，加以淡化，從而讓在世者保持生命的活力，這可以說是所有殯儀的基本理念。對於這個問題，本文嘗試從儒家與道家對殯儀的處理，探討中國人如何面對死亡。所以選取儒道兩家，主要原因是儒家思想為中國傳統主流的思想體系，而我們今天不少關於死亡的看法，都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。不過在今天，再沒有純粹的儒家殯儀，只有夾雜儒家思想色彩的民間殯儀，在此，我們借用了台灣的一套殯儀程序作為討論的對象，看看當中混雜了儒家思想的儀式，有何特別的死亡文化。

至於取道家而捨佛教儀式，一方面是道教儀式較為普遍，另一方面是正統的佛教本身並不注重儀式，所以我們會探討道教的殯儀，並且從中窺探中國人對死亡的看法。

最後，我們會提及天主教的殯葬禮儀的特點，希望在未來，天主教殯儀能進一步本地化，讓更多人能在傷痛中，仍能領受天主的恩寵。

雖然本文會探討中國的殯儀，但是這個探討局限性相當大。由於中國的殯儀既涉及地方性色彩，又有不同宗教成份的滲入，所以本文探討的中國殯儀，只是取其中大者，而未能就相關的細節，一一辨析，故讀者切勿以偏概全。

## 儒家思想與殯儀

當我們探討儒家思想與其相關的殯儀時，我們很容易會有一種矛

盾的感覺：一方面，儒家思想並不重視死亡，對死亡採取一種輕視或漠視的態度；另一方面，儒家的殯儀是相當嚴肅和複雜，幾乎每一個細節都有所顧及的。為何會有這種看似矛盾的情況呢？讓我們先了解一下儒家的死亡觀。

爲儒家來說，死亡並不是一件雖要特別關注的事情。廣爲人知的一個說法：「未知生，焉知死？」（《論語》先進）就是出自孔子的口中。當時子路問孔子死亡的問題，孔子就答出這個流傳至今的說法，也就是說，人應該把注意集中生命或生活上，如果我們都不能好好生活，死亡爲我們來說又有何意義呢？所以，孔子的看法，其實是把死亡放在生命之下；只要好好生命，生而無悔，則又死而何懼呢？故此孟子進一步發揮說：「夭壽不貳，修身以俟之，所以立命也。」（《孟子》盡心上）意指人的生命長短不由自己主宰，故此死亡是不由自己控制的，要來便來；不過，人卻可以在生命中好好修養自己，讓自己活得有意義，便已經足夠了。

曾子在患病的說話，最能夠體現這種精神：「鳥之將死，其鳴也哀；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：動容貌，斯遠暴慢矣；正顏色，斯近信矣；出辭氣，斯遠鄙倍矣。籩豆之事，則有司存。」（《論語》泰伯）當曾子面對死亡的時候，他重視自己是否可以保持原來的表現，不要變得情緒不安，就足夠了。至於和殯儀有關的事情（籩豆之事），由有關的人打理就可以了。

由此可見，儒家的死亡觀，其實就是用生命的意義來化解死亡；唯有好好過活，才不用理會死亡的。其實，這樣的說法，並沒有真的解決死亡這個不可解的迷思，人對於不知去向的死亡，仍然是有很多

疑感的。即使是孔子本身也免不了這種煩惱，那就是他的好學生顏淵早逝的情況，孔子非常沉重地說「天喪予！天喪予！」（《論語》先進）由於孔子認定顏淵能夠承繼自己的思想，因此當顏淵早喪，孔子感到命運對他的播弄，就如天要他的生命完結一般。可見即使如何努力做好自己，其實也有不可逆轉的限制在其中。關於這一點，是儒家所未能處理的。

雖然儒家不重視死亡本身，但是對於喪禮殯儀，卻是異常重視的。關於儒家的禮儀，最早又最權威的書，首推《禮記》。<sup>2</sup> 在《禮記》一書共有四十九篇，即使只計和殯儀直接有關的，也有「喪服小記」、「喪大記」、「奔喪」、「問喪」、「服喪」及「喪服四制」等六篇，其他還有談及守喪三年及祭祀問題，佔全書約四份之一的篇幅。由此可見，儒家對於殯儀，其實很重視的。原因在於儒家重視殯儀的教化功能。

我們以喪服為例，由《禮記》一直衍生出來的傳統，我們的喪服共有五等：「斬衰」、「齊衰」、「大功」、「小功」及「緦麻」。為父守喪，要穿上「斬衰」，是一件不縫邊的精麻衣服，還要配上其他衣物（如木杖、麻帶等），並且要守喪三年。在這段時間中，行為有所規範，最初是不可以吃飯，待喪禮完結，正式下葬後，才可以吃稀飯等。至於「齊衰」則是喪母之服，「大功」是近親，「小功」是遠親，而「緦麻」是一般同宗族的人了。

---

2 這個說法並不完備，因為與《禮記》時間相約的《儀禮》一書，同樣記載了不少關於喪禮的內容，不過這裡為方便討論，只集中在《禮記》一書。

至於整個殯儀的過程就更加仔細，每一部份都有所規定，包括死後屍體擺放的地點、時間，誰人可以伴於棺邊，何時入殮，棺木的尺寸，一一都有明確的限定。這裡不詳細說明，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《禮記》的內容。

儒家的殯儀如此講究，有學者認為主要是基於三個特點：重孝道、明宗法、顯等級。<sup>3</sup> 有關這三點，我們不再一一說明，而點出與死亡文化有關的一個重點，即為儒家來說，亡者的去向不可探究，但是亡者為生者而言，仍然是有意義的。無論是強調孝道、重視家族血緣，還是透過禮儀來突顯不同階層的身份，都是屬於現世的事物。

由以上的解說，我們大概可以明白，為何儒家思想雖然深入人心，今天的殯葬儀式，絕少採用儒家的方式。除了儒家的要求，為今天的社會來說不切實際後，最重要的原因，是儒家對於殯葬禮儀的制定，是基於現世的需要，卻沒有嘗試回應終極的問題。所以有學者指出：

*儒家的喪禮基本上依據「事死如事生，事亡如事存」的原則，主張對待死去先人仍應終始如一地盡「孝」。……儒家以喪禮成為實踐孝道的處理方法，目的是希望喪家孝眷能夠依禮而渡過失去親人的哀傷悲痛過程，這是儒家在處理死亡時所採取的理性態度。<sup>4</sup>*

---

3 呂應鐘「殯葬文化變遷與殯葬改革」，見「新客星站」

<http://www.thinkerstar.com/lu/essays/funeral/reform.html>

4 黎志添「從打齋儀式看道教對死亡的處理。」，《凝視死亡——死與人間的多元省思》（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，2005），59頁。

當然，時移世易，今天中國人的社會裡，不會完全按照以上所提及的儒家做法。我們如果審視今天不同的地區的殯儀程式，也很難找到「純粹」的儒家禮儀。不過，儒家重孝、重階級的精神，卻仍然保存在若干的禮儀。這裡按照今天台灣的一般情況，介紹整個過程：

舉哀→乞水→淨身→成服帶孝→守舖→示喪→入殮→家奠禮→公奠禮→安釘禮→誦經→旋柩→啓靈→發引→出殯→辭答→點主→祭墓→呼龍→旋墓→返主→按主安靈→回食。<sup>5</sup>

在這個程序中，我們特別可以看出重視孝道和階級的儀式，首先是「成服帶孝」，因為這承繼了傳統的做法，按不同的身份，穿上不同的喪服，既表達階級之不同，亦代表了孝道。

又如「乞水」與「淨身」，都是我們所熟悉的做法，當中也代表兩種儒家傳統的思想。一方面是孝思，即對已逝者仍然抱有一份親切的關懷，為他細心打理。但是另一方面，也代表「事死如事生，事亡如事存」的精神。這一點，在很多環節中，都可以強烈地感受到，如「啓靈」這儀式，實指開始移動棺木，送往安葬之所。在這個儀式中，子孫要隨棺木爬行，以示不捨；當棺木放進靈車後，子孫又要抓住靈車一角，或是抓車和靈車相連的綁帶，以示對死者的不捨。

談到這裡，我們不難發現，在這樣的殯儀中，死亡似乎只是屬於活人的事情，對於死者的何去何從，並沒有理會。正如上文所言，由

---

5 參台南縣喪葬禮儀研究推展協會編印《台南縣殯儀服務手冊》(2005·1)，5 頁。關於其流程，當中涉及一些行政項目，故有所刪略。

於儒家在死亡這個問題上，以理性的樂觀來面對，所以確實不大處理死亡的疑問。不過，從以上殯儀中，我們仍然可以看到若干對死亡的看法。

首先是魂魄分離，意指人在死亡後是有靈魂的，但是這個靈魂處於不穩定的狀況，而活人最重要的任務，是讓這個魂魄可以繼續保留在身體上，直到整個殯儀完成，則魂魄可以保存在固定的位置上了。這種思想，特別明顯地呈現在一些需要移動死者的儀式上，如入殮、旋柩、啓靈、出殯、呼龍等，都強調至親需要用某些動作或儀式，來令死者的靈魂不要逸走。

在中國的個別地區，還會有「招魂」的儀式，這個儀式，在屈原的作品「招魂」中也有出現，相信是源自戰國時代的中國南方。在儀式中，主禮人帶領親人一同誦唱歌曲，內容指家中有美食醇酒、華服麗居等等，藉此把亡靈招回家中，得以安穩。這些儀式，代表了傳統中國人的兩種對死亡的態度：

- (1) 死後有靈，並不是魂飛魄散；
- (2) 靈魂得以安息，在於能否與至親保持聯絡。

雖然如此，這些儀式還是未有處理人對於死亡世界的疑問。即使我們按照所有禮儀來進行喪禮，我們仍然會問：死者最終往哪裡去呢？相信不少有至親逝世的人，也會有同樣的經驗：我們很難相信亡者的靈魂，就是棲身於所理之處。這個物理上的地點，可以作為生者紀念死者之所，卻很難令生者相信，死者在此刻仍在此。

特別是今天的社會，「非自然死亡」的情況甚多，就會引來更大的焦慮，對於這些不自然的死亡，究竟死者會有什麼後果呢？我們如何可以幫助他呢？在這些問題下，儒家的殯儀，顯出它所涵蘊的死亡文化，並不能解決人心中的疑慮。

## 道教殯儀與死亡

由以上的疑慮，我們會較容易明白，為何中國人的地方，即使沒有宗教信仰的人，往往都是採道教或佛教儀式來進行喪禮，特別是道教的儀式，由於沒有信仰上的限制，比佛教的儀式，更多人採用。這在於「道教在處理死亡的方法和態度上，與儒家非常不同。二者主要的分別在於，道教完全是以在冥途中的死魂之終向所歸，作為齋儀中最重要的關懷對象和救濟目的」<sup>6</sup>

那麼，道教的喪禮儀式又何？我們這裡羅列一個程序，再加以討論：

開壇請聖→啓靈招亡→開經拜懺→破九方地獄門→引亡魂遊十王冥殿→沐浴→過金銀仙橋→散花解冤→祭幽→送亡離位。<sup>7</sup>

在這個程序中，我們可以看到道教的儀式，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在亡者身上，而非只關心到在世者的情緒與教化。在這個程序的開端，道士首先以相關的儀式，特別以灑水的方法，把靈尚變成了一個特別

---

6 同注 4，60 頁。

7 同注 4，66 頁。



的界限，是屬於鬼魂的地域，由這個界域中，再進行相關的儀式，而這些儀式的重心，就是讓死者可以平安地渡過進往冥界的路途，並且借助在世者儀式的幫助，得以洗滌罪污，從而達到登仙成聖的地步。因此，在劃出界限後，道士所需要做的，就是把亡靈召來這個界限之內，以便儀式可以在亡者身上發揮效果，從而達成亡者得以成仙的目的。

由於儀式懷著這個目的，因此「開經拜懺」、「破九方地獄門」及「引亡魂遊十王冥殿」等儀式，其實就是透過儀式，讓亡靈明白自己過去的罪過，然後在儀式的力量中，打破地獄的九道大門，並且走過十方閻羅殿，離開地獄，前往仙界。

最後的幾個步驟，包括「沐浴」、「過金銀仙橋」及「散花解冤」，是代表亡靈得以進入仙界的儀式。在這幾個儀式後，餘下的是「祭幽」，則是「向幽鬼孤魂分衣施食，解其飢渴寒苦」的行動。<sup>8</sup>

最後的「送亡離位」，即把亡靈送回所屬的地方，不再存於靈堂之上。

有趣的是，二者為死者努力的終極目標雖然不同，在方法上卻相當一致。如果我們審視上文提及第一種殯儀模式，整個儀式的目的，就是希望死者不要迷失在不知的空間中，而藉著親人的照拂和呼召，可以回到親人的身邊，保持自己的靈魂不散。道教的儀式，目的不是

---

<sup>8</sup> 同注 4，66 頁。

回到親人身旁，而是飛昇成仙，得成正果。雖然二者的目的不同，過程卻同樣是在親人的協助下，讓死者渡過死亡這個難關。

## 兩種殯儀的死亡文化

由以上兩個殯儀的分析，以下我們可以對當中蘊含的意義，略加發揮。

首先，死亡是不可解不可明瞭的。在第一種殯儀中，視死如生，正正是代表了人對於死亡的無法理解和說明，因此只能夠用「死者若生」的方法，讓在生者有能力，面對死亡此一事實。相信曾經「瞻仰遺容」的人，當看到死者如安眠般的樣子，都會感到一份莫名的安心。如果曾經看過美國的電視劇「六呎風雲」(six feet under)的讀者，對於遺體的外貌的重要性，會有更深的理解。<sup>9</sup>

可是，這樣的做法，正正反映人對於死亡的不可或不能接受。這種不接受死亡的態度，在第二種殯儀中，就更加明顯。表面上，第二種殯儀要求在生者投入死者的世界，似乎是讓我們接受死亡的世界。但是我想深一層：亡者在冥界的成功失敗，最後取決的，仍然是在生者的助力。在生者舉行的儀式，一一賦予亡者力量，讓亡者可以得以成仙。換言之，在生者不是進入了茫然不可知的死亡世界，而是把死

---

9 「六呎風雲」是美國 HBO 出品的一齣電影連續劇，以一個經營殯儀業的家庭為中心，探討美國人的生活，特別是由死者的角度來審視問題。幾乎在每一集中，都有處理「非自然死亡」者遺體的苦惱，而該殯儀館的「美容師」，往往能「化腐朽為神奇」，被業界譽為「殯儀美容界達芬奇」。

亡的世界，透過儀式，重新掌握在自己的手上。

同樣的思維模式，更明顯呈現在紙紮這個項目上。紙紮的做法，就是渴望以在生的力量，改變死者的生活。我們希望用紙紮的東西，透過儀式(火燒/誠心祈求)，能夠在死者的世界中，重現出來。可是，這種想法，實質是一廂情願地相信死後的世界與我們現世的處境，並無二致，才可能成立的。故此，我們熱中於這樣的行為本身，只是代表我們對死亡的無知與恐懼，唯有希望現在尚能掌握的力量，可以改變這個不可知的世界。

還可以討論的一點是：死亡與罪的關係。在第一種殯儀中，罪的因素並不明顯；但是在第二種殯儀中，罪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。在殯儀的前半部份，儀式要處理的，主要是死者的罪惡，而透過儀式，讓死者可以悔改，得以淨化，才可以進入破出地獄，昇往仙界的目的地。在這裡，死亡未必代表罪惡，但是死亡是一個終結，而在這個時刻，人就必須要面對自己曾經犯下的罪惡了。

另一個環節也和這個主題有關，就是祭幽的部份。祭幽是救濟其他孤魂野鬼。那麼，孤魂野鬼由何處而來呢？除了是由於沒有人透過儀式去救濟的亡者外，「非自然死亡」的人，也是很容易成為這些無主孤魂。這種想法，隱然顯示死亡與罪惡的直接關係。意思是：如果人不能安然死亡，必然是和罪惡有關。

## 參與者的角度

除了透過殯儀本身來分析當代人的死亡文化，我們還可以從一些

參與者的反應，看出今天死亡文化，特別是香港人死亡文化的某些特點。

以下先看一個「網誌」上關於「破地獄」的感想：

破地獄，是道教一種超渡先人的儀式，目的是希望剛過世的先人往生路上平安。

我曾經置身其中，感覺有如看了一場神功戲，劇目大概就是目蓮救母。破地獄進行前，各位子孫及其他觀眾乖乖就坐。主要表演者，即道士先生，叮囑各人不要過份接近表演現場，因為表演時會有爆破場面。接著，道士先生在靈堂正中，先人靈位前，放置幾只象徵地獄的鵝鶉蛋。破地獄正式開始，道士身披長長戲服，手執木劍，點燃黏在木劍上的符咒，隨著樂隊演奏的音樂，圍著那個小小蛋地獄，搖頭擺腦，揮動木劍，唸唸有詞。

這場集舞蹈，武術，歌唱，戲劇，雜技等大成的藝術表演實在精采非常，最後一招：單劍連環爆破鵝鶉蛋，一時陣陣煙霧飄起，令坐在我身旁的年幼表弟及其他現場觀眾看得入神。如果我不是礙於最年長孫女暨破地獄儀式鑽石級贊助人身份，一定拍手表示欣賞。當然我沒有，只是暗呼好武功！

歷時接近半句鐘的破地獄，盛惠港幣\$16000。當一個入了頭五強有知名度的落選港姐，拍一個深入民心的飲品廣告，不過收費\$6000，就知道，藝術無價。

先人能否接收到這場破地獄儀式，實屬未知之數(總有機會問

問)，但各位表演者，肯定是相金先惠，一定收到。<sup>10</sup>

另一個網誌中，參與「破地獄」儀式的作者，同樣表示「先人是不是有所領受，老實說我不知道。這種事，不過是求個心之所安吧」。<sup>11</sup>

從這兩位「網友」的心聲，我們可以看到的是，以上兩種殯儀的功能，正在動搖。現代人由於知識較多，思考能力較強，對於這些殯儀的作用，表示懷疑。如第一位網友對於「破地獄」的看法，認為是「集……大成的藝術表演」，並不認為這個儀式，對亡者有任何的功效。

雖然如此，兩位「網友」同時又對於這個儀式，不完全地否定。如「先人能否接收到這場破地獄儀式，實屬未知之數」、「先人是不是有所領受，老實說我不知道」，都顯出二人不想完全否定儀式的的作用。

為何會有這樣矛盾的看法呢？大概就在於，透過儀式來驅除人對於死亡的困惑的心理，始終是人的需要。即使是不受自己認同的儀式，仍然不想完全否定，因為自己對於死亡，永遠都沒有一個認定的答案。

或許這就是現代人對於死亡的一種曖昧態度：不相信透過傳統的殯儀，可以真的達致破解死亡的功效，但是又覺得不能不進行某些禮儀，讓自己的先人，仍然能夠有一定的可能性，突破死亡。

---

10 引自「SaSa 的快樂印記」網誌：

<http://www.bbs.org.hk/pc/pecon.php?id=29&nid=11545&s=all>

11 引自「諸式會社」網誌：<http://bbs.org.hk/pc/pecon.php?id=77&nid=11542&s=all>

面對這樣的困境，個人認為，天主教的殯儀是可以真的幫助人去迎接死亡。由於天主教的死亡觀，與中國傳統的死亡觀並不相同，故此整個殯儀的特點，是讓人看到未來的希望，而這個希望又不是建基於殯儀中的法事，反是來自人對於天主的信心。當然，本文的焦點，不在於探討天主教殯儀如何進一步本地化，所以在此只是點出這個可能，而如何在殯儀的精神上更進一步融合，讓更多人能藉天主教殯儀而稍紓其傷痛，進而認識天主，是一個大課題，有待對禮儀深有認識的有識之士努力了。